

三國志集解

十七

新編 漢書

卷之四

吳書九

三國志五十四

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

韓莢曰呂蒙貪功喜事無遠略至計其去周魯不可  
以道里計合傳似少史識劉咸所曰三人相繼屯荆

州以權之  
論合之

晉 平 陽 侯 相 安 漢 陳 壽 撰

宋 中 書 侍 郎 西 鄉 侯 聞 喜 裴 松 之 注

沔 陽 盧 彌 集 解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

廬江郡治舒  
見孫堅傳注

從祖父景景子忠皆為漢太

尉

范書桓帝紀延熹九年九月光祿勳周景為太尉靈帝紀建寧元年四月太尉  
周景薨獻帝紀初平三年十二月光祿大夫周忠為太尉錄尚書事四年六月

太尉周忠免又按周景傳景代陳蕃為太尉建寧元年薨中子忠代皇甫嵩為太尉  
錄尚書事以災異免袁宏後漢紀所載亦同各本皆作周忠局本作周思誤章懷注

引吳書曰忠字嘉謀與朱  
儁共敗李傕於曹陽也

謝承後漢書曰景字仲嚮

范書周景傳作字仲饗惠棟曰嚮饗古字通見大嚮記殘碑前書宣帝紀曰上帝嘉嚮讀為饗也又案仲饗名

景若讀為影響之影則當作嚮嚮又與響通見易繫辭傳及鄭烈碑也

少以廉能見稱以明學察孝廉辟公府後為豫

州刺史

范書橋玄傳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玄謁景言陳相羊昌罪惡乞為部陳從事窮按其姦景壯玄意署而遣之

辟汝南陳蕃為

別駕潁川李膺荀緄杜密沛國朱寓為從事皆天下英俊之士也稍遷至尚書令遂登

太尉

范書景傳景辟大將軍梁冀府稍遷豫州刺史河內太守後徵入為將作大匠及梁冀誅景以故吏免官禁錮朝廷以景素著忠正頃之復引拜尚書令

遷太僕衛尉代劉寵為司空是時宦官任人及子弟充塞列位景初視事與太尉楊秉舉奏諸姦猾自將軍牧守以下免者五十餘人朝廷莫不稱之視事二年以

地震策免歲餘復代陳蕃為太尉

張璠漢紀曰景父榮

趙一清曰據後漢書周榮傳當作景祖父榮榮字平孫子興為郎中興子景

章和世為尚書令

范書周榮傳肅宗時舉明經辟司徒袁安府安舉奏寶景及與寶憲爭立北單于事皆榮所具草由此顯名自郎令擢為尚書

令出為潁川太守坐法當下獄和帝思榮忠節左轉共令歲餘復以為山陽太守所歷郡縣皆見稱紀以老病卒于家

初景歷位牧守好善

愛士每歲舉孝廉延請入上後堂與家人宴會如此者數四及贈送既備又選用其子

弟常稱曰移臣作子於政何有各本政作之先是司徒韓續爲河內太守在公無私所舉

一辭而已後亦不及其門戶曰我舉若可矣不令恩偏稱一家也當時論者或兩譏焉

范書周景傳景遷河內太守好賢愛士其拔才薦善常恐不及每至歲時延請舉吏入上後堂與共宴會如此數四乃遣之贈送什物無不充備旣而選其父兄子弟事相優異嘗稱曰臣子同貫若之何不厚先是司徒韓演在河內志在無私舉吏當行一辭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舉若可矣豈可令徧積一門故當時論者

議此二人

### 父異洛陽令

周忠子暉亦爲洛陽令兄弟好賓客雄江淮閒爲董卓所害見范書周景傳

瑜長壯有姿貌初孫

### 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

趙一清曰方輿紀要卷二十六周瑜城在廬州舒城縣西十八里瑜從孫策舉兵徙家於舒因

築此城今爲淨梵寺

### 堅子策與瑜同年

吳夫人謂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見後注

### 獨相友善

孫策傳堅初興義兵策將

母徙居舒與周瑜相友江表傳堅留家著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周瑜自舒來造焉便推結分好勸策徙居舒

瑜推道南大宅以

### 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瑜從父尙爲丹陽太守瑜往省之

周壽昌曰時爲

丹陽太守者瑜之從父周尚耳瑜往省之何以便能將兵迎策及策戰勝拓地復謂瑜曰卿還鎮丹陽絕不及尚一語逮袁術遣從弟胤代尚為太守瑜與尚俱還壽春及瑜求為居巢長還吳為策迎去而尚之生卒始末遂不見傳中矣又按江表傳策令瑜有云前在丹陽發衆及船糧以濟大事其時太守為周尚則衆與糧皆尚主之瑜為從子不過稟命而行策稱瑜之功而無一言及尚豈瑜全掠其美以為恩耶

**會策將東渡到歷陽**  
歷陽見孫策傳  
**馳**

**書報瑜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事諧也**  
各本皆作吾得卿諧也通鑑同惟元本有事字胡三

省曰諧偶也合也史言推結分好正當於此觀之又當於此別分好二字英雄相遇於草澤一見之頃靡然為之服役此豈聲音笑貌所能為哉

**遂從攻**

**橫江當利皆拔之**  
橫江當利俱見孫策傳蕭常曰在江北孫策征劉繇濟於橫江大破之於牛渚即采石磯周瑜從攻橫江當利乃東渡擊

秣陵則知在江北或曰此功為大每以語簡而忽之遂令烏林之役獨傳

**乃渡江擊秣陵**  
各本皆無江字誤  
**破笮融薛禮**

笮融薛禮見劉繇傳

**轉下湖孰江乘進入曲阿**  
秣陵湖孰江乘曲阿俱見孫策傳趙一清曰方輿紀要卷二十周郎橋在江寧

府東八十里相傳周瑜從孫策破秣陵下湖孰此其所經云

**劉繇奔走而策之衆已數萬矣因謂瑜曰**

**吾以此衆取吳會平山越已足**  
或曰此云已足則前之不足可知非瑜兵迎其不濟乎是以服其功大  
**卿還**

鎮丹陽瑜還頃之袁術遣從弟胤代尚為太守而瑜與尚俱還壽春

術欲以瑜為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為居巢長居巢見魏志武紀建安二十二年趙一清

曰居巢後入魏建安二十二年操軍居巢尋引還留夏侯惇督二十六軍屯居巢是也弼按魯肅南到居巢就周瑜即此欲假塗東歸術聽

之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

洪飴孫曰建威中郎將一人吳置即與兵二千人騎五十四

江表傳曰策又給瑜鼓吹為治館舍贈賜莫與為比策令曰周公瑾英俊異才宋本俊作雋

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如前在丹陽發衆及船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未足以

報者也

瑜時年二十四建安三年年二十四當生於靈帝熹平四年與孫策同歲吳中皆呼為周郎沈欽韓曰此六朝以

前呼年少者之通稱故袁術呼陸績為陸郎王僧虔為御史中丞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弼按孫策傳注引江表傳曰策時年少雖有位號而士民皆呼為孫郎百姓聞

孫郎至皆失魂魄又云或告窄融曰孫郎被箭已死策往到營下令左右大呼曰孫郎竟云何此皆呼少年為郎之證

以瑜恩信著於廬

江出備牛渚

牛渚見孫策傳潘眉曰通典當塗縣有牛渚圻亦謂之采石吳為重鎮吳氏曰大江之南上自荆岳下至常潤不過十郡十郡之閒

其要不過七渡上流最緊者三荆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緊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緊者二建康之宣化鎮江之瓜州

後領春穀

長

郡國志揚州丹陽郡春穀馬與龍曰春穀長周瑜黃蓋周泰見吳志本傳洪亮吉曰有赭圻城吳所置屯處見元和郡縣志謝鍾英曰桓温表稱春穀縣赭圻

城在江東岸臨江西當濡須口二十里今繁昌縣西四十里赭圻嶺下方輿紀要今太平府繁昌縣西南通志作西北非是

頃之策欲取荆

州以瑜為中護軍

胡三省曰秦置護軍都尉漢因之高祖以陳平為護軍中尉武帝復以為護軍都尉屬大司馬三國虎爭始有中護軍之

官東觀記曰漢大將軍出征置中護軍一人魏晉以後資輕者為中護軍資重者為護軍將軍然吳又有左右護軍則吳制自是分中左右為三部

領江夏

太守

江夏郡治詳見魏志武紀建安十三年及文聘傳

從攻皖

皖見孫堅傳廬江郡注

拔之

孫策傳注引江表傳袁術死術從弟

胤等就劉勳於皖城策自與周瑜率二萬人步襲皖城即克之得術百工及鼓吹部曲三萬餘人并術勳妻子表用李術為廬江太守守皖

時得橋公

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

趙一清曰寰宇記卷百二十五舒州懷寧縣有橋公亭在縣北隔皖



水一里漢末橋公有二女孫策與周郎各納其一女今亭溪爲雙溪寺沈欽韓曰橋公者太尉橋玄也漢制爲三公者方稱公弼按孫權呼張昭曰張公時人呼程普爲程公世人呼龐德公爲龐公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見漢書賈誼傳于公治孝婦獄郡中大敬重于公見漢書于定國傳是皆不必三公始稱公也又按本傳橋公二女爲攻皖時所得據寰宇記橋公爲舒州懷寧人卽漢之廬江郡皖縣人范書橋玄傳玄爲梁國睢陽人兩不相涉果爲玄女則阿瞞方受知於玄銅雀春深早已如願相償伯符公瑾不得專此國色矣范書陳志絕無一字及之沈說之誤無疑矣

江表傳曰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一人作壻亦足爲歡

### 復進尋陽

尋陽見孫策傳

### 破劉勳討江夏

孫策傳注引江表傳曰劉勳走入楚江從尋陽步上求救於黃祖策復就攻大破勳

遂前進夏口攻黃祖大破之

### 還定豫章廬陵留鎮巴丘

瑜留鎮之巴丘爲晉揚州廬陵郡巴丘縣在今江西臨江府峽江縣

北瑜病卒之巴丘爲晉荊州長沙郡巴陵縣在今湖南岳州府巴陵縣治互見魏志武紀建安十三年

臣松之案孫策于時始得豫章廬陵尙未能得定江夏瑜之所鎮應在今巴丘縣也與

後所卒巴丘處不同

卒各本皆作平官本考證盧明楷曰本傳後云瑜還江陵爲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裴注云瑜所卒之處在今之巴陵與

瑜所鎮之巴丘名同地異據此則平字當作卒沈欽韓曰留鎮巴丘卽一統志所云巴丘故城在臨江府峽江縣北隋開皇中併入新淦縣是也道於巴丘病卒則一統志所云巴丘故城卽今岳州府治是也趙一清曰寰宇記卷一百九故巴山縣吳後主分新淦石陽兩縣置巴丘郡吳志周瑜鎮巴丘瑜堞今在新淦縣南方輿紀要卷八十七巴丘城今江西臨江府峽江縣治舊志在新淦縣南八十里峽江之東謝鍾英曰沈志晉志無巴丘郡蓋旋卽省併也

五年策薨權統事瑜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

衆事

孫權傳是時惟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以安危去就爲意未有君臣之固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

成大業故委心而服事焉

江表傳曰曹公新破袁紹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書責權質任子

胡三省曰操蓋以此覘孫權而觀其

所以應之灌召羣臣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能決權意不欲遣質乃獨將瑜詣母前定議

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荆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於郢遂據荆

陽宋本陽作揚

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

胡三省曰周成王封熊繹於楚以子男之田國於丹陽漢南郡枝江縣是也其

後浸強至若敖蚡冒封畛於汝武王文王奄有江漢之間莊王以後與中國爭盟威王破越至於南海及秦而滅凡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

資馮本今作令誤兼六郡之衆胡三省曰父謂孫堅兄謂孫策六郡會稽吳丹陽豫章廬陵廬江也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

山爲銅煮海爲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汎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官本土作土所向

無敵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

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胡三省曰

建安十三年操自荊州東下約孫權會獵時周瑜未至魯肅說權其意亦與此同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

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爲暴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將軍韜勇抗威以待天命何

送質之有胡三省曰此數語所謂相時而動也然瑜之言不悖於大義魯肅呂蒙輩不能及也通鑑輯覽曰瑜不獨持論儁爽規略實中事理使瑜不死

東吳必無稱臣質子之事孫權亦中材耳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

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或曰先主使子父事孔明權母使子兄事公瑾安得不使子孫蒙業而安乎弼按曹操責權送質爲建安七年

事自是年至建安十二年方與袁譚袁尙連兵不暇兼顧迨北方已平乃始轉兵南下非置孫權於度外也

十一年督孫瑜等討麻保二屯

麻保二屯見宗室傳孫瑜傳

梟其渠帥囚俘萬餘口

還備官亭

趙一清曰官亭當作宮亭即宮亭湖也水經廬江水注廬山之北有石門水水出嶺端南嶺即彭蠡澤西天子鄣也峯磴險峻人跡罕及嶺南

有大道順山而下有若畫焉傳云匡先生所通至江道巖上有宮殿故基者三以次而上最上者極於山峯山下又有神廟號曰宮亭廟故彭湖亦有宮亭之稱焉爾雅大山曰宮宮之爲名蓋起於此不必一由三宮也蔣超伯曰高僧傳云孫權時宮亭湖神能分風送舟

江夏太守黃祖遣將鄧

龍將兵數千人入柴桑

柴桑見孫權傳黃初二年

瑜追討擊生虜龍送吳十三年

春權討江夏瑜爲前部大督

前部大督出征時置非常制

其年九月曹公入荊州劉

琮舉衆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

孫權傳注引江表傳云曹公與權書今治水軍八十萬衆與將

軍會獵於吳

將士聞之皆恐懼

懼字衍

權延見羣下

馮本官本無權字誤據後注引傳文當有權字

問以

計策議者咸曰

通鑑作長史張昭等曰

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

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

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

胡三省曰釋名云船狹而長曰蒙衝以衝突敵船杜佑云蒙衝以生牛皮蒙船覆背兩廂開掣棹孔左右有弩窗矛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船務於速疾乘人之所不及非戰船也鬪艦船上設女牆可高三尺牆下開掣棹孔船內五尺又建棚與女牆齊棚上又建女牆重列戰敵上無覆背前後左右樹牙旗幟旛金鼓此戰也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

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

魯肅傳權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肅請無用衆人之

議時周瑜受使至鄱陽肅勸追召瑜還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

李安溪曰二語卓然所謂

名其爲賊敵乃可服或曰破的之語使顧名義者亦可釋然無疑將軍以神武雄才兼杖父兄之烈割據

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

胡三省曰英雄之士猶樂其業言無他志也

尙當橫

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

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較勝負

於船楫可乎

李安溪校改可作開  
李慈銘曰乎疑作也

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

關西為操後患且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

胡三省曰舍讀曰捨北人便於鞍馬南人便於舟楫

言操舍長就所短

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

據魏志武紀赤壁之戰在十二月

馬無藁草

說文曰禾莖為

藁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

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

住夏口

夏口見魏志武紀建安十三年

保為將軍破之

李安溪曰可謂算無遺策與諸葛公見孫將軍語大同小異所謂智謀之

士所見略同弼按公瑾生長江淮諳識險要出入彭蠡久涉濤橫江當利而後戰無不勝而又洞悉敵情熟籌彼我用能以寡擊衆遁走阿瞞一戰而霸克建大勳玄

德謂為文武籌略萬人之英者豈虛語哉

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矣

宋本立下有久字通鑑同

徒忌二袁呂

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

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

江表傳曰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

局本當作常誤

與此案同

胡三省曰

言欲斬之也

及會罷之夜瑜請見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

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

胡三省曰謂迎操之議也

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

軍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尙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

胡三省曰言新

附之人心懷狐疑未能出死命而爲之力戰也

衆數雖多甚未足畏

何焯曰此則多採諸葛語增飾之故陳氏略焉

得精兵五萬

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文表諸人

張昭字子布秦松字

文表見張紘傳

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

五萬兵難卒合

胡三省曰卒讀曰猝

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

可謂籌之有素

卿與子敬程公

胡三省曰

省曰程公程普也時江東諸將普年最長人皆呼程公

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

之者誠決胡三省曰謂能辦操則誠為能決勝也 邂逅不如意胡三省曰不期而會曰邂逅謂兵之勝負或有不如此本心之所期者也

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 臣松之以為建計拒曹公實始魯肅于時周瑜使鄱陽

肅勸權呼瑜瑜使鄱陽還但與肅闇同故能共成大勳本傳直云權延見羣下問以計

策瑜擺撥衆人之議獨言抗拒之計了不云肅先有謀殆為攘肅之善也子敬之謀已具本傳互文

見義複出為贅周壽昌曰肅傳亦未敘及瑜語只云召瑜還豈亦攘瑜之美耶江表傳明述權語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皆是瑜與肅并舉

時劉備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當陽見蜀志先主傳建安十三年

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并

力逆曹公遇於赤壁赤壁見魏志武紀建安十三年 時曹公軍衆已有疾病通鑑病作疫 初

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

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宋本無方連二字通鑑有之 首尾相接可燒而走



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

通鑑無數字胡注艘蘇曹翻船之總名

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

裹以帷幕上建牙旗

通鑑作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

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

江表傳載蓋書曰蓋受孫氏厚恩常為將帥見遇不薄然顧天下事有大勢用江東六

郡山越之人

六郡見前

以當中國百萬之眾眾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方將吏無有愚

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魯肅偏懷淺戇意未解耳今日歸命是其實計瑜所督領自易

摧破交鋒之日蓋為前部當因事變化效命在近曹公特見行人密問之口勅曰但恐

汝詐耳蓋若信實當授爵賞超於前後也

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

胡三省曰杜佑云走舸艇上立女牆置棹夫多戰卒少皆選勇力精銳者往返如飛鷗乘人之所不

及金鼓旗幟列之於上此戰船也

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

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漲天

宋本漲作